

吉林西園山古墓之發掘

賈蘭坡

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組織之吉林西園山古墓發掘工作，參加人員除領隊裴文中外，尚有歷史博物館修柱臣、地質調查所賈蘭坡及瀋陽博物館李文信、東北師範大學楊公驥、李洵及吉林省文教廳趙儒林、王亞洲等共二十餘人。工作人員於十月一日在吉林集合，二日即到西園山、騷達溝及平頂山等處作地表之勘查。三日到東沙河子及哈達溝一帶勘查。四日到東園山、蛇山及猴石山一帶勘查。

吉林附近各遠古文化遺址，先後曾經李文信、修柱臣、王亞洲、楊公驥及日人三上次男、藤田亮策、黑田源次及佐竹仲七等人調查過，且一部遺址已有報告發表。

在這一帶的山坡上，均可以發現陶片及石器，尤以猴石山、西園山和騷達溝等地分佈最多。我們在山坡的地表上作了短時間的採集，即可發現大批的鼎足、鬲足及石器器物。

上述的幾個小山，都距河流不遠。山坡或山頂分佈有一層黑土，陶片和石器或埋藏在黑土裏，或露出在地面上，尤以山坡的陽面，黑土分佈較厚，陶片和石器也比較多。這一層黑土可能就是遠古人居住的地方。西園山、騷達溝、平頂山和猴石山的山腰間或山頂上堆積着很厚的黑土，居住的痕跡相當顯明。這次我們的工作，未能作全面的調查和發掘，只是重點的發掘了西園山的古墓。

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反動派在西園山挖掘戰壕，露出了許多石棺，引起東北師範大學楊公驥和李洵二位教授的注意。遂於一九四九年間率同學多人作了一次有系統的發掘。由當年九月初到十月底工作二十七日，共計採集：人骨七具，石器一二九件（包括石斧、石刀、石鐮、石杵等），陶器多件（包括陶鼎、長頸壺、陶罐、陶杯及陶紡輪等）及裝飾品多件（包括白石管及碧玉管等）。

由楊教授發表的報告裏得知，西園山無疑的是一個古墓羣。過去雖發掘了十六墓，但發現材料尚感不够充足，仍需要再作一次發掘，以便增加新的證據，對西園山作個全面的了解。

西園山在吉林市西南約四公里，為一花崗岩構成的低而圓的小山。山頂為海拔232.2公尺，距吉瀋路基只有32.2公尺。山之東麓陡峭，西南麓較為平坦，這個古墓羣就發現在距平面地約二十公尺高，一個較為平坦的西南面山坡上。

自十月五日起至十四日停止，共計工作十日。第一日作探溝八處，計發現石棺十九具。這些石棺位於一九四九年楊教授發掘的北上部，但距離很近，彼此都是相連的。前後發掘的石棺總數達三十五具之多，除有五具距離稍遠之外，有三十具都聚集在一處，不出二百八十餘平方公尺的範圍。由此可知埋葬的密度是很大的。（見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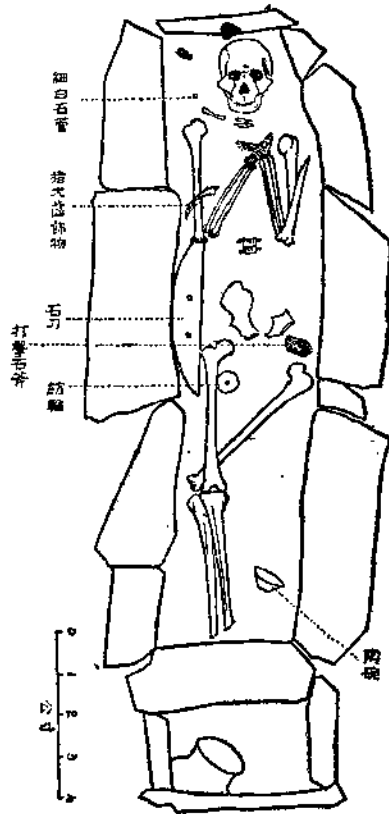


圖一 西園山古墓羣外露之一部

在地表下約一公尺餘即可見石棺。多數的石棺是用花崗岩石塊砌成，石塊的形狀和大小並不一致，但都是以平的一面向裏，以求整齊。棺底用石板平鋪，棺側壁和棺頭與棺尾都用石塊壘砌而成。然後再用巨大的石板或石塊作為棺蓋。棺的裏面同現在的木棺形狀相仿，也是頭寬尾窄，和木棺所不同的就是棺尾之外，再用石塊砌出一部份來，其中陳列殉葬品，大部份的陶罐和陶壺便發現在這裏面（見圖二及圖三）。



圖二 西園山第八號墓之內部



圖三 西園山第一號墓

石棺大小很不一，最小的石棺是葬小孩的，只有半公尺長，最大的石棺長約二公尺（棺尾外面砌出的一部份石塊在外），但以一公尺五寸至一公

尺七寸長的石棺最普通。除三個橫棺之外，棺頭都向着山頂，北偏東二十五度到四十五度左右。

絕大部分的石棺內部都積滿了與地表相同的黑土和花崗岩風化的粗砂。積土中有陶片和炭塊。這些積土都是後來順着石縫填進去的。我們發掘第十七號石棺時得了一個很好證明：棺內積土不多，尚可以看出來，凡是有石縫的地方都有一個很清楚扇面形堆積，這是由自然水力填滿的一個證據。棺的深度都不大，最深的有半公尺。將土清出之後即可以露出人骨和殉葬品。有的人骨已不存，或有少許糟朽的骨骼，或只有牙齒保存。我們相信原來都不是空棺，大概骨骼是被酸化了。但有的棺內只發現糟朽的碎骨片，碎骨片上帶有鼠類咬的遺痕，由此可以證明有些人骨又不免被鼠類所咬碎。在我們這次發掘的十六具石棺裏的人骨，可以說一具完整無缺的也沒有。有的頭骨碎片或牙齒都移到腰間，甚至移到腿部。除兩具石棺很清楚是由於後來埋葬所破壞外，大部可能都是被鼠類所移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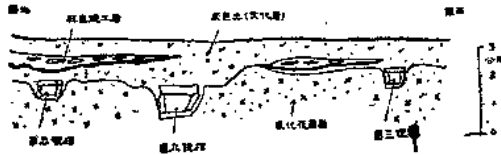
由保存比較完整的人骨，可以看出埋葬的樣式。死者是屈肢葬，兩手互相疊交於胸間或腹間，沒有一具是直伸的。兩腿並向一方彎曲，以彎曲於右方者為多。兩腿彎曲，並不是完全受了石棺窄小的限制，就是長達二公尺的大型石棺也是同樣的彎曲。由這一點可以證明兩手疊交和兩腿彎曲是一種埋葬的形式（見圖三）。

裝飾品、石刀、石斧、石鏃和紡輪等物大概都是隨着屍體放在棺裏，陶壺和陶罐則放在棺尾外砌出的石板上。棺內雖也發現過陶器，棺尾砌出的石板上雖也發現過石器，但這種情形是比較不多的。

棺尾砌出的石板所佔的面積很小，大約在三十公分到五十公分之間。大多數都與棺尾成一直線，但也有少數砌於棺尾的右側。

這一次，我們共發掘了十九具石棺，每棺裏多多少少都有殉葬品發現。統計發現的裝飾品計有：白石管及穿孔豬犬齒等物；石器計有：石斧、石刀、石鏃（打製及磨製兩種）；陶器很多，最普通的有陶壺、陶罐、陶紡輪等物，此外還發現了一個大口小底的陶碗，這是前所未見的。但沒有發現過真正的陶鬲和陶鼎之類的葬品。在這一帶黑土層中鬲足及鼎足很多，隨處可見，但始終未發現於棺內。

西園山古墓的上層，大約就是當時人居住的地面，有兩點可以證明：一、在石棺的上部黑色土層中有很堅硬的紅色燒土，是古人遺留下來的灶基（見圖四）二、在灶基之東約十五公尺遠的地方、掘探溝時發現距地表一公尺深黑土層的底部有一層平舖的石塊，可能是當時人類居住的地基。



圖四 西園山古墓羣附近地層剖面

西園山遺址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遺址，就是騷達溝遺址，我們於十月五日開始在西園山作探溝時，曾有一部份人到騷達溝發掘了一個石棺。

騷達溝是一個小村莊，東距西園山約四公里，村西約半公里有一個小山麓叫作山咀子，在山咀子的山腰和山頂上分佈有一層黑土（東南坡黑土較厚，其他較薄，平均的厚度約二公分）。凡是黑土層地表上都可以找到陶片、鬲足、鼎足、石刀、石鏃和石斧等物。

騷達溝古墓遺址，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間吉林市人民政府假吉市小學暑假教員學習會的機會，

曾發動教員九人發掘石棺九具。發現有石斧、石刀、石鏃、陶壺、碧玉管、白石管、翡翠墜、鑽孔豬犬齒、銅斧、銅刀、銅鈕扣等物。

我們這次在騷達溝山咀子北只發掘石棺一具。石棺的構造除石塊比較巨大外，與西園山的形式是相同的。在棺尾部的外面也有砌出的石板。這石棺裏的人骨也糟朽不堪，只能在發掘時稍可看出腿骨的痕跡。殉葬品很豐富，發現有碧玉管、翡翠墜、白石管、陶壺、銅斧、銅鈕扣等物。山棺內並發現一小塊鐵質物，作長條形，惟不能鑑定為何物。

這一小塊鐵曾惹起全體工作人員的注意，因為它對於推定本石棺年代是極關重要的證據。但說它是後來由於自然力而進入屍內的也有可能。因為這個石棺之內也積滿了黑土，黑土中有碎石塊和陶片。這些黑土與西園山的石棺同樣的是順着石縫填入的。騷達溝時代是否已有鐵器存在，尚不敢下斷語，因為我們發現的證據還不够充足。

我們這次一共採集標本十二大箱，現在還沒運到北京，未能着手研究，關於年代問題尚不能作確實的答案。不過從騷達溝石棺內發現銅器這一點講，年代是相當晚的。至於西園山雖沒有發現過銅器，但由碧玉管、白石管觀察，鑽孔很整齊，也可能有金屬物質存在，似屬於金石併用時代。

地質工作者上書毛主席決心努力工作抗美援朝

我國地質工作者李四光等六十五人于十一月十七日聯名給毛主席寫信，決心努力工作，抗美援朝。

原信如下：

敬愛的毛主席：

對美帝國主義此次侵略朝鮮事件，我們全體地質工作者均表示極端憤慨，堅決擁護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志願基礎上，為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

同時，我們堅決在您的英明的領導下，努力工作，為增加生產，抗美援朝而奮鬥。

謹致

最崇高的敬禮

李四光等六十五人（簽名）敬上 一九五〇、十一、七、

南京教育科學工作者舉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座談會

南京市教育科學界人士於十一月六日下午舉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座談會，到會者有潘友、李方訓、呂炯、陳中凡、陳鶴琴、蕭前椿、吳兆霖等一百五十餘人。會議中教育科學工作者紛紛就自己親身經歷，揭露與控訴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好險手段和美國社會的黑暗；並說出了教育科學工作者在反抗美帝侵略的工作中應該努力之點是肅清親美、恐美的思想，增強自己和教育學生對美帝的仇視、鄙視及藐視。

（人民日報）